

评圣皮埃尔神甫的 两部政治著作

〔法〕卢梭 著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评圣皮埃尔神甫的 两部政治著作

〔法〕卢梭 著

李平沅 译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评圣皮埃尔神甫的两部政治著作/(法)卢梭著;李平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2402-7

I. ①评… II. ①卢… ②李… III. ①政论—法国—18世纪 IV. ①D756.5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6520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评圣皮埃尔神甫的两部政治著作

〔法〕卢梭 著

李平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2402-7

2017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7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4 1/2 插页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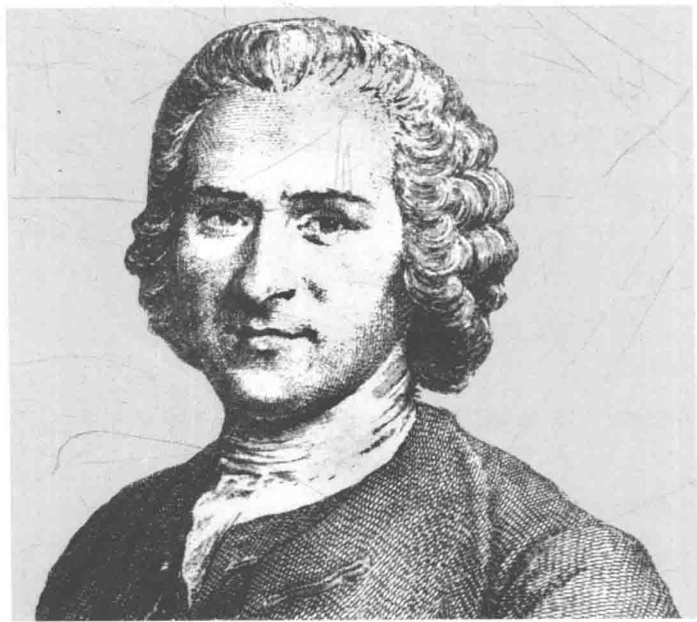
定价: 19.00元

Jean-Jaques Rousseau

ECRITS SUR L'ABBÉ DE SAINT PIERRE

Paris Gallimard 1991

根据巴黎伽里玛出版社 1991 年版《卢梭全集》第三卷译出



卢梭 像

译者前言

圣皮埃尔神甫是 18 世纪法国少数几位以敢于议论时政而名留后世的教士之一。神甫的著述甚多；本书译介的，是他经过卢梭摘编的《永久的和平计划》和《论各部行政会议制》及卢梭对这两部著作的评论。

一、卢梭对圣皮埃尔神甫的评说

圣皮埃尔神甫是怎样一个人？卢梭在《忏悔录》中有如下一段评论：

他是他那个时代和那一类人的光荣，也许自从有人类以来，只有他一个人才这么推崇理性。然而在他的著作里，他的理论一错再错。他不按人现在的样子和将来的样子看待人，而是想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他那个样子。他心里想的是为他同时代的人写作，而实际上是为他头脑里想象的人写作。^①

卢梭的这段评论，说得十分中肯。我们读这位神甫的书，发现

① 卢梭：《忏悔录》，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下册，第 549 页。

他把君主专制时代的各国君王和他们的大臣个个都看作贤者,以为把他的计划和方案一讲,他们都会赞成,大家一签字,就会圆满实行。这么天真的想法,也许只有他一个人才有,只有他才像小孩子似地把事情看得那么简单。

二、卢梭如何摘编神甫的这两部著作

圣皮埃尔神甫是巴黎名媛杜宾夫人家的常客,深受夫人的钦佩。1743年神甫逝世后,夫人为表达对这位友人的敬爱,请当时担任她私人秘书的卢梭将神甫的遗稿加以整理和摘编,并附上评论,向公众发表。卢梭接受了这个任务。关于这件事情,卢梭在《忏悔录》中详细记述了他接受这个任务的原因和他进行这项工作的方法与想取得的效果:

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也的确包含有许多很好的内容,但文字的表述是如此之差,以致读起来非常吃力。令人惊异的是,圣皮埃尔神甫尽管把他的读者个个都看作孩子,但对他们说起话来又把他们当作大人,一点也不考虑怎样才能使人看懂他的书。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们才要我来承担这项工作。……既然允许我不把我的工作局限于阐述上,那就不能禁止我有时候加进我自己的思想,使我笔下的作品具有这样一种好处:让许多重要的论点穿着圣皮埃尔神甫的外衣出现在书中,比穿着我的外衣更能引人注意。^①

① 卢梭:《忏悔录》,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下册,第530—531页。

在这段话中，卢梭把他接受这个任务的原因和想取得的效果讲得很清楚了，接着在下一段话中便讲述了他为了取得这种效果所采用的方法。

若是把作者的那些不着边际的空想都原封不动地保留，那我就是做了一件毫无意义的工作；若是通通严加批驳，那就使我显得很谦逊。……最后我决定采取这么一个我认为是最恰当的和有益的办法，即：把作者的思想和我的思想分别表述。为此，我要深入分析他的观点，详细加以阐述，一点也不遗漏地显示它们的全部价值。

这样一来，我的文章就应当截然分成两部分做：一部分按照我刚才所说的办法阐述作者提出的各种计划，另一部分（这一部分应当在第一部分已经在公众中引起反响之后才发表）是我对作者的那些计划的评论。^①

卢梭的这个做法是成功的：既扼要陈述了圣皮埃尔神甫的主要论点，又阐明了他自己的见解；没有对神甫的论点“通通严加批驳”，也没有使他自己“显得很谦逊”。

三、卢梭为什么只摘编了两部 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

卢梭只摘编了两部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和写了两篇评论，就

① 卢梭：《忏悔录》，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下册，第549—550页。

停止了这项工作；为什么？因为他发现：

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大部分是对法国政府的某些部门持批评态度的，或者说包含有批评性的论点，有些论点甚至是非常胆大的；他能发表出来而没有受到惩罚，还真是幸运。在各个大臣的办公室里，人们都把圣皮埃尔神甫看作是传教士一类的人物，而没有把他看作是真正的政治家，因此，让他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说了也没有人听。但如果经过我的手加以诠释，使得人们听他的了，那情况就不一样了。他是法国人，而我不是法国人，如果我重复他对法国政府的批评，尽管是以他的名义说的，那也会引起人家来质问我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情。人们的质问虽有点儿过分，但不是没有道理的。幸亏我没有走多远就发现我将招来的麻烦，于是赶快打住，不再继续下去。^①

四、圣皮埃尔神甫对卢梭的影响

卢梭在摘编和评论圣皮埃尔神甫这两部著作的时候，在杜宾夫人家当秘书，刚三十出头的年纪，正处在创作欲旺盛的时期；那时候，他正在思考和断断续续地写他的长篇巨作《政治制度论》。他在分析和评论神甫的各个观点的时候，不能不把他自己的观点和神甫的观点加以比较，这一点，我们从卢梭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多

① 卢梭：《忏悔录》，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下册，第551页。

次提到圣皮埃尔神甫,就可以看出来。^①此外,神甫以人类理性的完善作为其全部理论的基础的思想方法,虽有其缺陷,但他从抽象概念着手探讨政治问题的推理方法,对卢梭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②我们在阅读圣皮埃尔神甫和卢梭的著作时,注意到这一点,对我们了解两位哲人逻辑思维的异同和理论主线的差别,是有用的。

五、从知其人到译其书,中间相距了 60 年

笔者第一次知道圣皮埃尔神甫这位政治著述家,是 20 世纪 50 年代在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大约在大三下学期课余读卢梭的《忏悔录》读到第九卷才第一次知道 18 世纪的法国有这么一位从事政治著述的神甫。后来在 60 年代译卢梭的《爱弥儿》,在《爱弥儿》中又多次见到神甫的大名;至于开始读他的作品,则是 20 世纪 90 年代的 1995 年我再次到法国蒙莫朗西参加蒙莫朗西第二次国际卢梭学术讨论会,才第一次匆匆翻阅了一下卢梭摘编和评论的圣皮埃尔神甫的著作。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90 年代,其间相距了

① 例如在《爱弥儿》中就多次提到圣皮埃尔神甫,其中有一段话,显然是针对神甫的《永久的和平计划》而发的:“圣皮埃尔神甫主张欧洲所有的国家联合起来,以便在它们之间保持永久的和平。这种联合办不办得到?即使办得到,我们能不能够断定它可以维持长久?”(卢梭:《爱弥儿》,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 2013 年版,第 787 页)

② 卢梭在 1764 年发表的《山中来信》中就提到了这一点,他说:“从抽象的概念着手探讨政治问题并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洛克、孟德斯鸠和圣皮埃尔神甫也对这类问题进行过探讨,而且很自由地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见解。”(卢梭:《山中来信》,第六封信,李平沅译,商务印书馆 2012 年版,第 180 页)

40年；又过了18年，到21世纪的2013年年初才开始译神甫的书，屈指算来，从20世纪50年代第一次知道圣皮埃尔神甫到21世纪的2013年开始译他的书，其间竟相距了差不多一个甲子60年之久！人们常说时光如“白驹过隙”，作为一个耄耋老人，既感慨于时光的飞速流逝，也庆幸自己尚能执笔将卢梭和圣皮埃尔神甫这两位哲人的这几篇文章译出来奉献于读者。译文错谬不妥之处，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李平沅

2014年2月

于北京

目 录

圣皮埃尔神甫的《永久的和平计划》摘要	1
随感	32
评《永久的和平计划》	33
战争状态产生于社会状态	45
关于战争的断想	60
 圣皮埃尔神甫的《论各部行政会议制》	65
第一章 君主国需要采取一种一切均由国王 执掌的治理形式	65
第二章 隶属国王的三种特殊的政府形式	68
第三章 这几种形式与最高政府的形式关系	69
第四章 行政委员会的划分和它们的工作	70
第五章 行政委员会的组建方法	71
第六章 工作岗位的轮流调换	72
第七章 这种制度的其他好处	75
第八章 行政会议制是最自然的下级行政形式	76
第九章 行政会议制是最适用的行政形式	77
第十章 这种形式的其他好处	78

第十一章 结论	82
评《论各部行政会议制》	84
以圣皮埃尔神甫和我卢梭对话的形式评各部行政会议制	97
杂感	107
为一本评介圣皮埃尔神甫的计划而著的书写的序言	109
为撰写圣皮埃尔神甫的小传而写的提纲	112
后记	130

圣皮埃尔神甫的 《永久的和平计划》摘要

正如从来没有哪一种计划能比在欧洲各国人民之间建立永久的和普遍的和平计划更宏伟和更有益于人类，因而更引人关心，同样，也从来没有哪一位著述家能比这位提出实行此项计划的方法的著述家更值得公众的钦佩。像这样一种计划，要想使心怀热情和旨趣高雅的人读之一点都无动于衷，那是不可能的。我虽然不知道一个心地真正善良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凭空想象的计划是不是比某些对公众的幸福漠不关心的人讲述的令人不快的言论更打动人心，但我敢断言，前者胸怀满腔热情，所以无论什么事情做起来都觉得很轻松，而后者之所以对公众的幸福漠不关心，是因为他们总觉得为公众谋幸福，是一件障碍重重的事情。

我毫不怀疑大多数读者都不会事先抱有硬是不相信这套计划的成见；但我对他们感到惋惜的是：他们总是那么痴迷地以为贤者的话全都是无可怀疑的。至于我，我只希望持论公正的人对我在执笔摘录这个对人类如此有益的材料之时所抱的喜悦心情深有同感：至少在头脑里能想象世界各国人民都联合在一起，互相爱护，大家心里都浮现出一个和平安定与人人都亲如兄弟的社会，人们都生活在永恒的和谐气氛中，行事都本着相同的准则，都享受着

共同的幸福，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中勾画出一幅动人的景象，一幅尽管我对之没有片刻的真实感，但依然觉得它是美妙无穷的画图。

我心中充满了这种感情，所以我没有办法不像上面这段话描述的样子想象。不过，现在让我们冷静地进行思考：我下定决心，对这个计划先只作一番剖析，同时也请读者表明对该计划是否有所批评，因为，我担心的，不是徒逞口辩的人是那么多，而是有许多人还没有心服口服，就一句反对的话也不说。

用不着花太多时间对如何改进一个政府的施政方法进行思考，就可发现它遇到的困难和麻烦，产生于其体制的少，而产生于其对外关系的多。因此，在它的施政方面所花的大部分心血都必须用之于思考它的安全；在考虑如何使这个政府能抵抗其他国家的侵略方面所花的时间，比考虑如何完善其自身方面所花的时间多。如果社会秩序是像人们所说的是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欲望的产物，那么，我们岂不是迟迟都未发现我们在增进我们的幸福方面所花的功夫太少吗？由于我们每一个人都和我们的同胞处于社会状态，而和其他各国人民处于自然状态，所以，我们岂不是为了防止一国和他国之间的战争，才发动更可怕一千倍的普遍战争吗？我们之所以和某些人联合在一起，岂不是为了最终变成人类的敌人吗？

如果真有什么消除这些危险的矛盾的方法的话，这个方法就是采用某种联邦政府的形式，因为这种形式的政府可以用类似把个人联合在一起的纽带把各国人民联合在一起，把他们全都一律平等地置于法律的权威管辖之下；这种政府比其他各种政府都好，

因为它既有大国的优点，也有小国的优点；它的力量强大，能使外敌感到害怕；它的法律很有效力，而且只有它能把臣民、首领和外国人都一律平等地加以约束。

不过，尽管这种形式在某些方面看起来很新颖，似乎只有现代人才发明，其实，古代的人早已有之：希腊人就有他们的近邻同盟，伊特鲁里亚人有卢古联盟，拉丁人有费里联盟，高卢人有城邦同盟，尤其是希腊的没落，反倒使它的阿卡伊联盟至今仍名留后世。虽然在这些联盟中，没有一个联盟的国策能和日耳曼同盟、瑞士联邦与列国同盟的国策相比，它们包括的成员国在数量上也是如此之少，其组织也远没有达到人们认为可以达到的完善程度，但在当时能做到它们那个样子，就可以说是蛮好的了，若想做得更好，那是办不到的，何况在涉及政治的和道德的事物方面，人们的知识有限，哪里能把面临的难题全都解决呢。

除了这些联盟与联邦以外，还可以通过共同的利益、相同的行事准则和风俗习惯与其他存在着共同关系的不同民族悄然形成虽不具有明显的形式但却十分真实的联合；欧洲各国就是这样通过相同的宗教信仰和相同的国际公法与风俗、文化、商业及作为这一切因素所必然产生的平衡而在它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把它们联合在一起的体系的；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平衡，虽然没有任何人特意加以保持，但它实际上并不是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容易被破坏。

欧洲各国人民的这种联合形式，虽没有原样不变地留存至今，但使它得以产生的那些原因，现在还依然有助于使它保持这种形式。事实上，在罗马人征服欧洲之前，世界的这一地区的人民全都

是野蛮人，^①彼此互不相识，除了大家都是“人”这一点以外，其他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然而人的品质早已被奴隶制度消磨殆尽，在大家的心目中，这些人和牲口差不多。因此，爱夸夸其谈的希腊人认为人类当中只有两种人，其中一种人，即他们这种人，生来就是统治他人的，而另一种人（包括世界上的其他各种人）生来就是为他人服劳役的。根据这个原则，一个高卢人或一个伊比利亚人，在希腊人看来，同一个卡菲人或一个美洲人完全是一样的，而野蛮人自己之间，同希腊人与野蛮人之间一样，是一点也不亲近的。

不过，在这些自诩为天生的主权者的希腊人被他们的奴隶罗马人征服之后，在已知的半个地球的这一地区的人民都戴上同样的锁链之后，这个大帝国的各个部分就结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联盟。这个联盟，根据很明智的（也可能是很不明智的）准则，让被征服者也享有征服者的种种权利，尤其是遵照著名的克洛德诏书把罗马帝国的属民全部纳入公民行列之后，这个联盟就结合得更加紧密了。

除了把所有的成员都这样联合在一起的政治联系之外，还有社会制度和使这些联系获得新力量的法律，以某种公平的方式尽可能把这个大帝国中的君主与属民之间和公民们之间相互的权利及义务加以规定。提奥多斯条例和后来的查士丁尼法典是一种新的法律和理性相结合的锁链，正好可以代替已显然松弛的主权权威，使帝国的瓦解往后推迟了许多时间，使它对它感到难以驾驭的

① 古希腊人对其他各民族的人的蔑称，他们把其他各民族都视为蛮族，称其人民为“野蛮人”。——译者